

现代

思想

文化

译丛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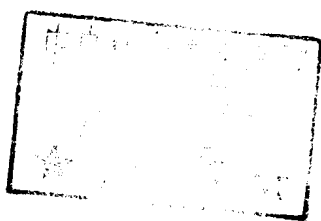
〔英〕佩里·安德森著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英〕佩里·安德森 著

余文烈译



東方出版社

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erry Anderson

NLB, London 1983

根据伦敦新左派书社1983年版译出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DANGDAI XIFANGMAKESIZHUYI

著者/[英]佩里·安德森

译者/余文烈

封面设计/王师颀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冠中印刷厂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5 字数/78,000

版次/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76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090-3/G·4

定价 2.35 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英国著名学者佩里·安德森70年代发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姐妹篇，是作者对前著发表后近10年间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衰的宏观概述。作者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在地域上已经转移，即从拉丁语地区转到说英语的地带；阐述了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挑战，评价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探讨了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妇女运动这些新社会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书中的分析和论述，对我国关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读者会有一定的帮助。

本书的译文，前言和第一章是蔡声宁同志校订的，其余各章均由王谨同志校订。

前 言

关于这本薄薄的小书需要作点说明。当欧文加利福尼亚大学以“批判理论纲要”为题邀请我去该校与韦勒克图书馆联合举办的讲座系列作三个报告时，我选择只讲这个理论的当前状况。70年代中期我已经就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了一番勾勒，对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有些预言，因此有机会回顾那时以来的学术发展，并检验一下我早先的那些推测是否有应验。实际结果并非完全吻合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的结论。究其原因，部份是由于它所涉及的这一段时间还太短——实际上几乎不到10年。这么短的时期不可能有象半个世纪的和历史所能提供的那种稳定的回顾，其中许多客观分析和叙述由于时期的短促就会简单化，其结果就要走样。这里所做的分析形式也不同于早先所考虑的形式。这些分析是学术性的，以口

语讲授，不拘泥于一般书写语言，书写语言通常更多地使用人称代词。事后作些改动看来虽不自然，但这一特点毕竟是可以原谅的。我们还会看到，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保留这个题材原有的形态，用一般论述“批判理论”概念本身及其多义性的常规来介绍这一理论。

人们可能会注意到，本书还有些偏离以前研究方法的地方。这次如果不探讨一下同一时期内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哲学发展，就不可能概览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新近发展，因为前者影响或似乎在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出于这个原因，第二个报告主要致力于讨论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这里，我要表示双重的谢意。我感谢塞巴斯蒂安纳·延潘纳罗，因为我在这个领域内的探讨受到了他全面的启迪；他集批判精神与政治坚定性之大成，是我们这一代每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楷模。在某些具体的思考方面，我颇受益于彼德·迪尤斯。他即将出版的这个主题的著作《法国哲学现代思潮批判》，题材广泛，细节精确，其权威性和雅俗共赏性是我所不及的——它的问世将很快使我在这里所写的东西显得有些过时。本书如果能为他那本书的出版有所裨益的话，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虽然我还有某些与他不同的见解。

为了使讲稿完备一些，我补进了一篇后记，提出

了一些讲稿中未曾直接探讨的问题——实质上涉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关系的一些争论问题。总之，本书试图从不同的方面探讨过去几年历史唯物主义的运动。其结果必然只能是一个过渡性读物。因此，它只是就70年代转向80年代学术气氛的一些变化提供一个粗略的指南。我很高兴，本书的出版与以雷内·韦勒克命名的丛书相联系。韦勒克是比较文学的老前辈，批判主义史的大师。他那宽厚的国际主义胸怀和勇于捍卫理论争论与评价的古典标准的精神，应博得任何忠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这是与他自己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的人的赞赏。不管怎么说，这种精神令我赞叹不已。韦勒克在《辨别》一书的结尾向读者提供了“欧洲当代批判主义的画面”。我这里想做的正是某些类似于他所提供的东西——历史唯物主义在北美和西欧的状况。我要特别感谢弗兰克和梅丽莎·伦特里奇娅，马克·波斯特和乔恩·威纳为我的工作尝试所提供的机会，感谢他们在欧文的热情款待。

佩里·安德森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章 预言与实践	1
第二章 结构与主体	36
第三章 自然与历史	75

后 记	119
-----------	-----

今晚把我们会聚在一起的“批判理论”这个术语，虽然对它著述甚多且五花八门，但有其独特的含义。首先，它是什么理论呢？习惯的用法在两大极之间加以定夺：关于文学方面，这是多数人所熟悉的，其含义就象我们所崇敬的这个名称和这类文集所告知我们的。但还有关于社会的方面，其使用不太普遍但是历来总有很多尖锐的争论。在这第二种形式上，构成这个术语的两个词常常需用大写字母，以作为区别于第一种形式的标志。这个术语所包涵的其它因素也引起同样一些问题：建立什么样的批判理论？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根据什么原理来建立呢？这样就广泛暴露出各种可能产生的立场观点，如同这套丛书无所不包的范围所显示的那样。实际上，文化批判中立场观点的多样性及它们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总是倾向于把文化和社会方面联系

在一起的，这是雷内·韦勒克的《批判史》的读者会体会到的。文化和社会这两者之间的强制性联系，甚至常常为那些竭力否定这个“理论”概念本身的人所证实。列维斯最终宣称，文学批判是“生活的批判”。这种从文学到社会批判的无意识运动，一般都不会被颠倒成从社会到文学批判的运动。其原因并不难寻找。因为无论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的文学批判，其典型意义就在于：**批判**——其无法估量的推动力本能地趋于越出主题的范围而走向与主题之外的实际生活相联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社会理论本身反而缺乏一种类似的区别分明的内在动力。迄今在北美社会学中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派行为理论就是眼前的一个事例。大多数文学理论直接或间接提倡对社会作某种探讨，而社会理论包含对文学的探讨却相当少，甚至间接的探讨也罕见。要想象出帕森斯理论的文学诗法是很困难的，但要想在“新批判主义”中鉴别出正在起作用的社会学或历史学却非常容易。

我将要讨论的批判理论在这方面却是一个例外。当然，马克思主义主要地而且是出类拔萃地属于那种探讨整个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方向的思想体系的范畴。但在这个领域中马克思主义与其大多数对手不同，在本世纪对文学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造

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好多，但其中之一无疑可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人对生活在其中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不妥协的批判中找到。鉴于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进行彻底的、不动摇的批判，可以说它是由其自身的动力迅速地带进文化批判的领域。马克思与拉萨尔的通信表明，这一运动以其开创时的态势发展是多么自然啊！这并不是说，当时或后来在马克思主义中社会和文化的探讨之间多么和谐。相反，它们的关系史是一个复杂、紧张和不稳定的历史，常常出现多种多样的断裂、位移和僵局。如果说大体上自梅林的年代以来还未出现完全的破裂，这无疑要归因于如下事实：在它们共同批判的出发点之外，通常有一条基本的历史航线贯串着各自的领域。这样，当代习惯用语“批判理论”应该具有两种主要涵义就并非完全偶然了——一是概括的文学理论体系，另一个是马克思传下来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理论体系。正是这后者习惯上要求大写字母，实质上是由于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而抬高了它的地位。霍克海默在1937年把这种含义加以典范化，意图在于用它重新磨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哲学锋芒——如他那一代人所目睹的，这种锋芒被第二国际的传统严重挫钝了。在政治上，霍克海默宣称，批判理论家“唯一关心的”是“促进向没有剥削的社会发展。”^①

在学术上，他则试图——用阿多尔诺后来的话说——“使人们在理论上认识到是什么使唯物主义显出特色。”^②在那些年中，法兰克福学派干预的主要锋芒正是朝着这个方向——长期热情地批判阐述经典哲学及其当代继承者的遗产和矛盾。这种阐述工作年复一年地使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的著述不断地引向文学和艺术领域，他们各自把自己的学术生涯放在美学方面。但仅仅根据无阶级社会这个目标，或根据能动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方法而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一种批判理论，仍然是明显不够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的真实含义还在别处。

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表现出来的这种批判的特色在于，它不可分割地、不间断地包含了自我批判。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的学说，同时又要表现出这种学说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自己的学术发现的条件确定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出现了明朗的阶级矛盾，把他们的政治目标不仅确定为“对事

① 马克斯·霍克海默：《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载《社会研究杂志》1937年第2卷第274页。接下去他写道，这种理论家会“发现他自己与被剥削者中间流行的观点发生矛盾”——的确，“没有那种冲突的可能性就不需要他们所需要的理论，因为那种理论俯拾皆是。

② 特奥多尔·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伦敦1973年版，第197页。

态的一种理想的陈述”，而且看作是产生于“事物的现实运动之中”，这时，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刻在其宪章上了。这种观念并不包含自满的实证成分——就象真理今后需要由时间来保证，存在需由生成来保证那样，他们的学说只有在变化中才可免除错误。“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写道，“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好象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面前挺立起来一样”。^①两代人以后，卡尔·柯尔施首先把这种革命的自我批判运用于分析马克思主义自1848年动荡年代以后的发展，区分出——如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自其诞生以后已经历的三个主要阶段——在这个时代具体的社会发展情况下必然经历的阶段。”^②这些话写于1923年，其作者并非完全有意识，便跨入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第四个阶段——一个其最终

①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607页。

② 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伦敦1970年版，第51页。

模式与他当时的期待与希望相去甚远的阶段。我本人在一本讨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二次大战后长期经济繁荣的终结，即从1918年到1968年这半个世纪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和趋势的小册子里^①，试图考察那个模式的一些东西。那篇概览写于70年代中期，包括一些分析与预言。它对那似乎接近尾声的漫长时期作了一番临时性的勾勒，并推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将会或可能会发展的种种方向。我现在讲课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根据后来的发展事实去检验那本小册子的分析和预测的准确性。

但在进行这项工作以前，有必要先说明一下。我说过，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同于其它批判理论，在于它有能力——至少有这种抱负——形成一种能解释其自身的起源和变态的**自我**批判理论。然而这个特征需要进一步作些说明。我们指望不了物理学或生物学为我们提供必要的概念以确定它们是作为科学而出现的。为此目的，还需要另一种词汇，即与通常是以“发现”而不是以“证实”为特征这种格局相密切联系的词汇。无疑，理解这些科学史的原则不只是外在于这些科学。恰恰相反，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

^①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伦敦1976年版。

科学一旦形成，就会在各门科学内提出的各种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相继解决的制约下，独特地取得相当高度的内在发展。乔治·康吉埃姆本人是一位生命科学的历史学家，他引人注目地致力于影响这些科学的“规范的”社会面的研究。他毫不犹豫地称这些科学共同的“价值能动性”为“追求真理”，^①它日益起着内部调节者的作用（虽然远未彻底）把这些科学与文化史或政治史中纯外在的决定因素的序列分离开来。可以说，虽然自然科学的起源完全不是来自自身的理论领域，但它们愈发展就愈不需要任何其它理论来解释它们的发展。习惯性的“追求真理”和由支配范式所确定的问题结构，足以在主要方面解释它们的发展。康吉埃姆象拉卡托斯在盎格鲁—萨克逊的科学哲学方面所做的那样，按照它们的起源、分裂和变态的顺序，在这个意义上证明了自然科学概念的内在历史的优先地位。对康吉埃姆来说，自然科学的外在历史是始终存在的，但只有在“正常的”发展开始起步的时候，才在起因方面特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对比之下，象文化研究这样一些学科——传统上称为人文科学——就很少有这种渐增的合理发

① 乔治·康吉埃姆：《科学哲学史研究》，巴黎1970年版，第19页。

展。它们在其起源上受同类的外在决定因素所支配，但此后总无法以同样方式避开这些决定因素。换句话说，它们既不具有起源于真实的自律的价值稳定性，也不具有能够用自身概念解释它们变化着的探究方式的内省灵活性。当然，有一门明确致力于用自身的概念解释变化着的探究方式的学科，这就是谢勒和曼海姆开创的知识社会学。但是，其努力由于过了火而最终陷入了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实际上否认了它所抛弃的意识或空想有任何认识上的合理性，从而削弱了自身的主张。阿多尔诺说，“‘全部’不加区别的总体意识概念，”“以子虚乌有而告终。一旦不再有别于正确的意识，它就不再适宜于批判一种错误意识。”^①他正确地指出，区分这种知识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水岭是“客观真理的思想”。我们明天就会看到这一表面上看来不关痛痒的平淡之谈的惊人重要性。眼下只需指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反思的刍议因而必然是双重的。一方面，必须把一定阶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命运首先置于国内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复杂网络体系之内，因为这些斗争确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特征，而它本身的思想工具又是用来把握这些斗争的过程的。致力

^① 《否定的辩证法》第198页，

于了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以与力图改造世界的群众实践的日益统一为目标。因而，这个理论的路线总是**首先**取决于群众实践的**命运**。这样，对过去10年的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论述将必然首先是它的外在环境的政治历史。如果模仿德国兰克历史学派的口号，在对作为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进行尽责的阐述时，人们可能会说“外交政策的优先地位”是永恒的——在这方面，与韦勒克和瓦伦的《文学理论》中的优先次序恰好相反，在《文学理论》中，“内在”方法胜过“外在”方法^①。但与此同时，恰恰因为所有这些使马克思与曼海姆（或其现代继承人）相离析的差异，这样的阐述在试图接近当代的普遍真理时，也必然会在理论上遇到种种内在的障碍、疑窦和禁锢。一部完全简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如果按世界政治的论述平铺直叙，那就与其客观本质相矛盾。马克思之前有些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曾介绍他们的丑闻。这种丑闻——今天仍然君临于许多社会主义者头上，更不用说资本主义者了——已变成对**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愿望，即一种受合理控制的**实事求是**的准则与真理准则所支配的愿望。认识的盲目性和障碍、发展或洞察力所组成的**内在**历史，对于认真考察

① 雷纳·韦勒克和奥斯汀·瓦伦：《文学理论》，伦敦1963年版，请比较第73—74页与第139—141页。